

# 将军山

李永明 唐艺霖

“晴光洒处冬景娇，老树寒枝映碧霄。”暖阳穿透冬日薄雾，为将军山镀上一层金辉。我再次踏上归乡路，车子从张将路出发，在“S”形山道上缓缓盘旋。绿色的铁栏杆如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条通往记忆深处的路。摇下车窗，阳光像灵动的精灵钻进车厢，裹挟着松针与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喧闹的安康城渐渐隐入身后尘烟，窗外的峭壁与杂树飞速倒退，唯有松柏的墨绿与其他树木的赭褐，在视野里交织成冬日特有的画卷。

那些脱去华裳的树木，或粗壮如古铜柱，或纤细似青玉簪，却都挺着笔直的脊梁。它们是将军山的士兵，顶着寒霜站成方阵，年复一年守着这片土地的晨昏。此刻的将军山，卸下了春的浅绿罗裙、夏的浓绿铠甲、秋的斑斓披风，更无冬雪的琼枝玉甲，只以最本真的素颜示人。裸露的岩壁是它坚硬的骨骼，深壑里的褶皱藏着千年沉思，阳光掠过之处，能看见岩石肌理中渗出的沧桑——那是时光刻下的勋章，也是大地脉动的痕迹。

车子驶过唐湾村，朱家山的轮廓渐次清晰，将军山终于在视野里完整铺展。山坳里的将山中学，青砖黛瓦的四合院像一页被岁月压平的信笺，墙缝里的枯草还在诉说着往昔的琅琅书声。唐湾村的白墙小楼嵌在山褶里，恰如王维笔下“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意境。枝头未落的红苹果悬在碧空下，引得麻雀啄食的脆响漫过山谷；风过时，枯枝轻摇，倒像谁在低声吟诵古老的歌谣。

古寨墙边，野菊枯叶的芬芳漫过鼻尖，恍惚间竟闻见童年的麦香——我们一群山娃子，踏遍山间的沟沟坎坎与犄角旮旯，尝过马桑果、刺桑蜜柑的甜与涩，听过父辈拉二胡、唱信天游的粗犷嗓音。多少次走过崎岖山道，翻越将军山的臂膀，爬过漫长的老坟坡，在将军山中学里度过青春岁月，踩着父母的肩膀飞出山坳，争相跳出“农门”。

行至山坳处，便是传说中的“金桥堰”。《大清一统志》载：“将军山距城以北四里，相传旧有将军战殒，士人立庙祀之故名。”当地老人说得更为具体：唐贞观年间，尉迟敬德奉旨巡边，被陡峭山势所阻，一夜之间竟有山梁突起，如天然石桥仅容一人一骑通行，遂名“金桥”。如今山梁两侧的石寨残垣仍在，暖阳为断壁勾勒出金边，恍惚间似有铠甲摩擦的轻响随风而至。我

老潘是一名退休教师，高中毕业后先是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十五年后才转成公办教师，老婆一直在家务农，算是“一头沉”。

老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都是教师，大儿子结婚时按揭在县城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一家住在县城。大儿子家就一个男孩，都已经上初中三年级了。小儿子一家和老潘夫妇住在农村，小儿子家有一儿一女，都还在上小学。老潘现在住的房子是他三年前花了四十多万元建起来的三间两层小洋楼，装饰一新。他和老伴儿住一楼，楼上有三个房间，小儿子一家住了两个，给大儿子一家在楼上留了一个房间，过年过节时，大儿子一家回来就住在那里，平时闲着。老潘的小儿子不爱说话，整天就知道不停的干活，一年到头不闲着，地里的几亩猕猴桃被他侍弄的每年都能卖上个好价钱。小儿媳精明干练，说话快言快语，屋里屋外都是一把好手，小儿子经常听她唠叨。老潘最喜欢吃小儿媳做的饭，味美可口。特别是小儿媳做的油泼面，软硬适中，筋道顺滑，他一次能吃美美一大碗。老潘知道小儿子辛苦，平时家里的日常花销都是从他的退休工资里开支的。

去年春节，大儿子一家开着车回来了。大儿媳给老潘买了一件呢子大衣，听说花了好几千块，老潘很开心。年夜饭，老潘特意拿出了两瓶珍藏多年的“五粮液”酒，他和家人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团圆饭。酒过三巡，大儿媳开口了：“爸，您看我们县城那房子也住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想换个三居室的房子，您看您这屋能不能给我们多少添点？到时候，我们有了钱再还给您”。老潘看着大儿子和儿媳渴望的眼神，一时陷入了沉思：大儿子和儿媳结婚时的房子是大儿子自己借钱交的首付按揭买的，装修和家具都是他给添的钱，孙子大了，房子确实该换一换了。现在他住的这房子建的时候也花了四十多万，小儿子只拿出了五万元，其余全是他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他干民

## 科技赋能 让文物“活”起来

王丞祺

去年下半年，到西安博物院实习不久，我就开始思考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怎样使文物“活”起来的问题。因为这是推进文旅事业发展需要深入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当时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为了弄懂这个问题，我多次向老同志请教，特别是留心阅读报刊传媒上与此有关的文章，觉得颇受教益。后来，经过一番琢磨、梳理，我明白了许多，逐步知道了科技赋能让文物“活”起来的一些章法、门路。

过去，我们的文物多是在博物馆的展览柜里摆放着，人们参观时，也多是走走看看。近几年来，数字技术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助力人们创新打造出了数字之旅的新场景、新项目。现在，你如果去一个数字展厅，就会发现，文物这个原本是静态的展品，居然有了神奇的开口讲话的本领。AR技术、360环幕影院，改变了传统的隔着玻璃看文物的观展模式，使之转化为有情、有景、有人物、有故事的化空间。美好的体验，自然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就会吸引来更多的观众。

我以我实习过的西安博物院的几个事例来说说吧。这个博物院曾历时两年，打造出了全国首个唐都文化沉浸式环幕影院。观众通过360度环形银幕，就可以领略盛唐景象。观众跟着银幕上的少年，元刀那来朝的场景，曲江踏青的惬意，上元灯会的热闹……都会清晰地映入眼帘，让人长久回味，难以忘怀。他们的《西博宝藏》数字艺术互动项目，采用FV3D数字化场域技术沉浸式展示，在博物馆中央大厅的实景空间中，让虚拟文物悬浮眼前，通过手势操作可以自由旋转，清晰观察细节。他们的王维数字沉浸展，让“明月松间照”的诗画意境流转；诗峡石壁之上，镌刻的诗句静静地铺展，吸引着观众的眼睛，叩动着观众的心灵。这些都充分表明，科技对让文物“活”起来，有多么大的功能。

让文物“活”起来，说到底，就是要让文物贯通古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让大众了解历史文化底蕴，同时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文物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伸手触摸那些被岁月磨圆的石块，指尖能触到冰凉的坚硬——那是五代白莲教头张万英屯兵的余温，是民国流寇王安澜扎营的遗迹，也是无数士兵执戈巡守时，手掌与岩石相触的力度。

循着传说上行，便至将军山主峰。山顶浑圆处，荒草在风中起伏如浪，散落的石块像遗失的兵甲。民间说这里曾是穆桂英驻军地，两位士兵为等归队在此守候数十年，忠义之气浸得山岩也生了暖意。站在海拔894.5米的主峰，东望龙王山如黛，北眺杨寨山似卧，汉江在远处如银练绕郭，安康城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当真应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风从峡谷深处涌来，带着古柏的清香与火棘果的甜润，那是将军山的呼吸，也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气息。

沿着被岁月磨得温润的石板路下行，石缝里的枯草顶着霜花，在光里泛成浅金，倒有几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倔强。转过一道山梁，红军庙的石檐突然撞入眼帘——那是故土的标志，儿时牧羊归来，我总爱在此歇脚。庙前的陈家湾，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儿时牧羊的小径还在，只是当年的石板被青苔覆了薄薄一层，踩上去能听见细微的咯吱声，像童年的歌谣在回响。我曾和伙伴们在这里寻猪草、采野果，酸甜里混着青草的气息；也曾趴在老槐树下，听父亲和乡邻们讲尉迟将军的故事，看他们用粗砺的手指在地上画山的轮廓。

风过古寨墙，带着救命粮红色果实的清新芬芳，沁人心脾。此刻，童年的记忆汹涌而来：麦田里的青涩、玉米地的清香、石板房的炊烟，还有那些远去的饥饿与渴望；牧羊、砍柴、锄草的时光，以及父辈随口甩出的信天游，都在风中渐渐清晰。红樁高大，白桦苍劲，一些树枝像写意画般伸向蔚蓝天空。站在山顶放眼望去，主峰下的群山形态各异，有的像卧龙，有的像睡狮，有的像憨态可掬的动物。它们挨挨挤挤、亲亲密密，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像兄弟们般环抱簇拥着将军山，真是“群山万壑赴荆门”。山村里少了鸡鸣狗吠，只有远处偶尔一两声摩托的马达声打破寂静，一切都在阳光下静默着。乌柏树上挂满白色小果，像盛开了一树白花。父母亲都不在了，家门紧锁，对联被风雨蚀得斑驳，唯有门前那些他们亲手栽种的红椿，仍在寒风里挺得笔直。

多数灰白楼房都紧闭大门，沿公路两旁依次而建，山顶一排，山腰一排，远远望去，像一串嵌在山上的白宝石项链。枝头残留的最后一片红叶飘落掌心，仔细端详，像一位老将军的生平，藏着丰富的阅历与岁月的褶皱。从绿芽到红叶，它经历了漫长的历练与蜕变，恰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 分家

陈战超

办教师的时候，每月工资很低，他每天在学校上完课还得赶回家去干地里的农活。供两个儿子上学，给儿子结婚，一个事接一个事，他平时连一包十元钱的烟都不舍得抽，现在大儿子和儿媳要买房，他工资卡上就剩下仅有的五万多元了，太少了，有点拿不出手，可再难也得帮帮孩子呀！可那么多钱让他去哪里凑啊？大儿子看着老潘不说话，怯怯的说：“爸，我知道您为难，您多少给我们添点，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到时候肯定还您。”老潘抬头看了一眼大儿子一家，再看看小儿子一家，一字一句的说：“好吧！我想办法给你们凑二十万，其他的我也就无能为力了，你们就去自己想办法吧！”大儿子和儿媳高兴的端起了酒，“爸，我们敬您！房子装修好了，给您一把钥匙，您随时来住。”

春节过后，老潘就去找了他的发小老张，老张在银行工作，老潘让老张帮忙给他他在银行弄了一笔十五万的贷款，本息每月都从他的退休工资里面扣。大儿子拿走路的时候很高兴。自打大儿子拿走路后，老潘的心里算是彻底轻松了，可他最近突然觉得家里小儿媳做的饭菜味道有点变了，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吃着也没有以前那么合口味了。

开春以后，地里的农活多了，小儿子和儿媳总是早出晚归。大儿子的房子也买好了。装修的时候，儿子把老潘叫了去，让他每天操心看着工人师傅把活干好，老潘每天也是忙前忙后。夏天的时候，大儿子一家喜

此刻，我们与树枝作伴，拥抱、倾诉；与群山称兄道弟，推心置腹，互赞风流。风过枝叶，窃窃私语，像文人墨客低声浅唱，撰写白句诗行。黛青色的山峦，地里刚冒芽的嫩麦苗，小油菜，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

此刻，我们与树枝作伴，拥抱、倾诉；与群山称兄道弟，推心置腹，互赞风流。风过枝叶，窃窃私语，像文人墨客低声浅唱，撰写白句诗行。黛青色的山峦，地里刚冒芽的嫩麦苗，小油菜，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

此刻，我们与树枝作伴，拥抱、倾诉；与群山称兄道弟，推心置腹，互赞风流。风过枝叶，窃窃私语，像文人墨客低声浅唱，撰写白句诗行。黛青色的山峦，地里刚冒芽的嫩麦苗，小油菜，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

此刻，我们与树枝作伴，拥抱、倾诉；与群山称兄道弟，推心置腹，互赞风流。风过枝叶，窃窃私语，像文人墨客低声浅唱，撰写白句诗行。黛青色的山峦，地里刚冒芽的嫩麦苗，小油菜，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

此刻，我们与树枝作伴，拥抱、倾诉；与群山称兄道弟，推心置腹，互赞风流。风过枝叶，窃窃私语，像文人墨客低声浅唱，撰写白句诗行。黛青色的山峦，地里刚冒芽的嫩麦苗，小油菜，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

此刻，我们与树枝作伴，拥抱、倾诉；与群山称兄道弟，推心置腹，互赞风流。风过枝叶，窃窃私语，像文人墨客低声浅唱，撰写白句诗行。黛青色的山峦，地里刚冒芽的嫩麦苗，小油菜，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

此刻，我们与树枝作伴，拥抱、倾诉；与群山称兄道弟，推心置腹，互赞风流。风过枝叶，窃窃私语，像文人墨客低声浅唱，撰写白句诗行。黛青色的山峦，地里刚冒芽的嫩麦苗，小油菜，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

迁新居了，大儿子和儿媳一个房间，孙子一个房间，还有一个房间是书房，里面摆满了书，大儿媳是小学音乐老师，房间里面摆了一架她喜爱的钢琴，房间里连摆放一张小床的空间都没有了。

老潘又回到乡下住了。小儿子和儿媳整天在地里忙活，很少和他说话，他老婆整天忙着在家做饭，看孙子。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转眼到了农历八月十五。大儿子一家回来了，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小儿媳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小儿子还特意把他舅舅接来了。老潘和老婆很欣慰。三杯酒下肚，小儿媳说话了：“爸，妈，咱们现在一大家子也将近十口人了，我们两口子也没啥本事，就靠那几亩地，靠天吃饭。哥哥和嫂子都是吃公家饭的，早涝保丰收，爸也有退休工资，爸今年也给哥哥资助把县城的新房买了，俗话说‘树大分枝，儿大分家’，今天把舅舅叫来就是想舅舅给我们把家分分，这家人是迟早要分的，家一分，就各自过各自的小日子了。”小儿媳的话惊得所有人都放下了筷子，没有一个人再说话了。小儿媳见大家都不说话，又开口道：“我有个建议，我爸有工资，哥哥的新房刚装好，爸是上了班的人，和我们也不习惯，爸就跟哥哥过，住哥哥家里，爸的退休工资我们也不拿眼看，全归哥哥。”小儿媳的话刚说完，老潘的眼泪就快下来了，老潘的老婆不知所措的看着她弟弟，她弟弟低头拿起了手机，一边“喂，喂，喂，你大点声……”一边朝大门外走去……大儿子和儿媳见状也溜出门径直开车走了，饭局就这样散了。

小儿子和儿媳又去地里干活了。这个月工资又到账了，老潘叫上老婆去镇上银行取了钱，他特意把老婆叫到镇上的饭店要了两份优质羊肉泡馍，点了一盘牛肉和一盘素菜，老潘现在觉得老婆才是这世上他最值得托付的人。吃完饭，老潘特意给小儿子一家每人准备了一份。走到家门口，大门还锁着，他掏出钥匙却无论怎么拧也打不开大门，他低头仔细一看，锁芯是新换的……

我从赵川大山里走出来，在山城的格子楼安了家。窗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是川流不息的车来车往，是霓虹闪烁的夜市，心底念想的却是老家屋后那片松涛，门前硬盘上的光影，还有冬日里越过山梁的那一抹透亮暖阳。

窗外楼宇连片，像被裁剪过的几何图案，把天空分割成零碎的形状。车流在楼间柏油路上织成网，霓虹在玻璃幕墙上流淌，城市的便捷规整，感觉少了山村里那份舒展自在。老家哪曾见过这般齐整的楼宇，有的是依山而建的白墙灰瓦泥巴土屋，墙根长满青苔，檐下挂着玉米串、红薯干、柿饼，阳光不用挤过楼缝，潇潇洒洒地铺满晒场，落在松枝儿上，落在硬盘的纹路里，落在母亲晾晒的衣被上，每一寸暖带着草木的清香，带着烟火温度的暖。城市的暖，来自暖气房的恒温，来自空调的风；山乡的暖，来自冬日暖阳，来自灶膛里的柴火，来自屋角陈腐的柴火……

山城里的日子过得安稳便捷，超市里蔬菜水果琳琅满目，不用等到时令才尝鲜；暖气烘到22℃还想着找物业上的事儿，冬天里不用裹着厚厚的棉袄缩手缩脚；楼下的便利店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营业，想买啥触手可及。可我总觉得日子好像缺点什么味道。

周末，倘若不上班又没要紧的事情做，搬出心爱的收藏，盘坐阳台木椅上，把玩藏品；抑或拿起枕边折叠的书，沏一杯茶，晒太阳赏读佳作。阳光穿过高楼的缝隙，碎金似的落在书页上，落在手臂上。耳畔没有松涛阵阵，没有鸡鸣犬吠，没有邻里间的家长里短，只有楼下汽车驶过的鸣笛声，还有远处工地传来的轰隆隆，风过处，不是山村草木的清香，是小时候撵着闻的电影场拐角处突突响的发电机冒出的油烟子。

上个周六，山城天气放晴，暖阳毫无遮挡地洒下来，把整座座城市晒得暖洋洋。我索性关掉手机，走出家门，在入烟稀处漫步，途经滨河路，几抹腊梅开得正好，疏朗的枝桠上，缀满绿的黄的红的。阳光落在花瓣上，恰似老家山梁上的暖阳，透过去，深吸一口气，淡淡的暗香袭来，一瞬间，竟像是回到老家的晒场，回到那个撵着烤红薯追着光影跑的童年……

从故土走出的人，兴许有着同感吧，家乡的岁月，是一颗饱满的种子种在心田，它藏在味蕾里，藏在一粒粒米，藏在血脉里。山城的日子，有它的便捷与安稳；山村时光，有它的质朴与温暖，前者是安身立命的当下，后者是魂牵梦萦的归途。就像此刻，暖阳落在肩头，手边的茶冒着热气，无论走多远，山村的暖阳，总会在心底洒下一片温柔的光……

从故土走出的人，兴许有着同感吧，家乡的岁月，是一颗饱满的种子种在心田，它藏在味蕾里，藏在一粒粒米，藏在血脉里。山城的日子，有它的便捷与安稳；山村时光，有它的质朴与温暖，前者是安身立命的当下，后者是魂牵梦萦的归途。就像此刻，暖阳落在肩头，手边的茶冒着热气，无论走多远，山村的暖阳，总会在心底洒下一片温柔的光……

从故土走出的人，兴许有着同感吧，家乡的岁月，是一颗饱满的种子种在心田，它藏在味蕾里，藏在一粒粒米，藏在血脉里。山城的日子，有它的便捷与安稳；山村时光，有它的质朴与温暖，前者是安身立命的当下，后者是魂牵梦萦的归途。就像此刻，暖阳落在肩头，手边的茶冒着热气，无论走多远，山村的暖阳，总会在心底洒下一片温柔的光……

从故土走出的人，兴许有着同感吧，家乡的岁月，是一颗饱满的种子种在心田，它藏在味蕾里，藏在一粒粒米，藏在血脉里。山城的日子，有它的便捷与安稳；山村时光，有它的质朴与温暖，前者是安身立命的当下，后者是魂牵梦萦的归途。就像此刻，暖阳落在肩头，手边的茶冒着热气，无论走多远，山村的暖阳，总会在心底洒下一片温柔的光……

## 风是这样吹开的

唐志强

那红马甲便是韩会会了。他听得言语，只憨实地一笑，手上的活计并不停。推、剪、梳，每一个动作都熟稔而稳当，仿佛演练过千百回。工具用罢，便放进脚边一个半旧的木箱里，箱里的家伙——推子、剪刀、几把锯齿不同的木梳——都擦得亮亮的，井然有序。同他说话，他言辞朴实：“天冷了，老人们出趟门更难。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凑在一块儿，能动弹，就干点力所能及的。看着他们理发，精精神神的，我们心里头也跟着热乎。”他说“热乎”两个字时，语气很实在，仿佛那热乎气能从他的红马甲里透出来似的。理完一位，他并不急着招呼下一位，而是先拿起一把小刷子，绕到椅后，轻轻拂去老人衣领里那些看不见的碎发茬，又替老人整了整棉袄的领子。那份仔细，像是在对待一株怕冷的植物，要为其抵挡住所有细微的寒风。

村支书老杨不知何时也来了，站在不远处看着，脸上是那种看着自家好光景的神情。他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自己却不点，他说，瞧瞧，这红马甲理发队，是村里老协办张罗起来的，是响应上头那“县城养老”试点的一桩“小事”，可这“小事”里，看得见大文章。他望了望老槐树光秃的枝桠，又望了望那团红暖的色彩，“这把推子，夏天推掉的燥热，这冬天推掉的，就是暮气。您别小看这点热气，它能在人心里头生根的。”他话头一转，说到村里这些年评出的孝亲模范，说到“夕阳红”合唱团在冬闲时排练得更起劲了，说到志愿者们天寒地冷，往独居老人家里跑得越勤，“事儿还是那些事儿，可到了这节气，就显出一份格外不同的分量来。像炕头底下埋着的火种，看着不旺，但一夜到天亮，被窝都是暖的。”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动。这初冬午后的“嗡嗡”声，似乎就是那埋着的火种发出的、低微而持

续的声响。它从老槐树下这背风的角落生发，携着剪刀的轻响，混着老人之间关于霜降、关于冬储的琐碎闲聊，在这清冷的空气里蜿蜒。它拂过王奶奶新修的、利落的短发，拂过韩会会那洗得微微发白的红马甲，便习习的有了温度。这温度渗透进村庄的肌理——渗透进那些评选模范时更加由衷的掌声里，渗透进合唱团迎着北风练习的、更加热切的歌声里，也渗透进邻里推开独居老人家门时，手里那碗刚出锅的、冒着白气的热汤里。敬老的古风，在这片乡土上，从未断绝，它只是换了形式，像草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这万物敛藏的初冬，它便自然地沉淀为一种更坚实、更无需言说的陪伴，一种在寒风里彼此靠近的温暖。是的，这风是一种空吹来的，它就是这样，靠着最质朴的行动，在生活的节令里，一推子一推子，慢慢地“剪”出来的。

日头又西斜了些，光线愈发淡了，却给村庄的轮廓镶上了一道毛茸茸的金边。理发渐渐收了尾，老人们互相搀扶着起身，道谢的话也说得简慢，只是那拍拍对方手臂的动作，显得格外厚重。韩会会他们开始收拾，红马甲在渐淡的暮色里，依然是一团醒目的、不熄火的暖。我忽然觉得，那把寻常的推子，在这初冬的时节里，所做的并不仅仅是修剪一段白发。它是在修剪寒冷与孤寂试图蔓延的枝桠；它是在梳理一种被岁月和风霜考验过、却愈发清晰的、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秩序与守望。它“剪”出的是一位老人能在冬日里挺直腰杆；是一个村庄在万物萧疏时，依然蓬勃的、暖洋洋的心跳；更是这片土地上，那份应对严寒与时光时，沉稳而坚韧的、互助的伦理。

那“嗡嗡”的声音仿佛还在清冷的空气里，一丝丝地漾开，听着听着，自己指尖那点凉意，也不知不觉地褪去了。只有那团红暖的色彩，和那份“头等大事”的郑重，久久地印在心上，也印在这片初冬的、温厚的乡土之上。